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廣記卷四百四十七至四百五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潘有為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學正臣吴垣

謄錄監生臣陸紹臺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四百四十七　宋　李昉等　編

狐一

張簡　僧服禮　上官翼

大安和尚

說狐

狐五十歲能變化為婦人百歲為美女為神巫或為丈夫與女人交接能知千里外事善蠱魅使人迷惑失智千歲即與天通為天狐出玄中記

瑞應

九尾狐者神獸也其狀赤色四足九尾出青丘之國音

如嬰兒食者令人不逢妖邪之氣及蠱毒之類出瑞應編

周文王

周文王拘羑里散宜生詣塗山得青狐以獻紂免西伯之難出瑞應編

漢廣川王

漢廣川王好發冢發欒書冢其棺柩明器悉毀爛無餘唯有白狐一頭見人驚走左右逐之不得戟傷其足是夕王夢一丈夫鬚眉盡白來謂王曰何故傷吾左足以

杖叩王左足王覺腫痛因生瘡至死不差

陳羡

後漢建安中沛國郡陳羡為西海都尉其部曲士靈孝無故逃去羡欲殺之居無何孝復逃走羡久不見囚其婦其婦實對羡曰是必魅將去當求之因將步騎數十領獵犬周旋於城外求索果見孝於空冢中聞人犬聲怪避羡使人扶以歸其形頗象狐矣略不復與人相應但啼呼索阿紫阿紫雌狐字也後十餘日乃稍稍了寤云

狐始來時于屋曲角雞棲間作好婦形自稱阿紫招我如此非一忽然便隨去即爲妻暮輒與共還其家遇狗不覺云樂無比也道士云此山魅狐者先古之滛婦也名曰阿紫化爲狐故其怪多自稱阿紫也出搜神記

管輅

魏管輅常夜見一小物狀如獸手持火向口吹之將爇舍宇輅命門生舉刀奮擊斷腰視之狐也自此里中無火災出小說

習鑿齒

晉習鑿齒為桓温主簿從温出獵時大雪于臨江城西見草雪上氣出覺有物射之應弦死往取之乃老雄狐脚上帶絳繒香囊出渚宫遺事

陳斐

酒泉郡每太守到官無幾輒死後有渤海陳斐見授此郡憂愁不樂將行卜吉凶日者曰遠諸侯放伯裘能解此則無憂斐不解此語卜者曰君去自當解之斐既到

官侍醫有張侯直醫有王侯卒有史侯董侯斐心悟曰此謂諸侯乃遠之即卧思放伯裘之義不知何謂夜半後有物來斐被上便以被冒取之物跳踉訇訇作聲外人聞持火入欲殺之鬼乃言曰我寔無惡意但府君能赦我當深報君耳斐曰汝為何物而忽干犯太守魅曰我本千年狐也今字伯裘有年矣若府君有急難呼我字當自解斐乃喜曰真放伯裘之義也即便放之忽然有光赤如電從户出明日夜有擊户者斐曰誰曰伯裘

也曰來何為曰白事北界有賊也斐驗之果然每事先以語斐無毫髮之差而咸曰聖府君月餘主簿李音私通斐侍婢既而懼為伯裘所白遂與諸侯謀殺斐伺傍無人便使諸侯持杖入欲格殺之斐惶怖即呼伯裘來救我即有物如曳一疋絳剨然作聲音侯伏地失魂乃縛取考訊之皆服云斐未到官音已恥失禮與諸侯謀殺斐會諸侯見斥事不成斐即殺音等伯裘乃謝斐曰未及白音姦情乃為府君所召雖効微力猶用慙惶後

月餘與斐辭曰今後當上天不得復與府君相往來也遂去不見出搜神記

猻巖

後魏有挽歌者猻巖取妻三年妻不脫衣而卧巖私怪之伺其睡陰解其衣有尾長三尺似狐尾巖懼而出之甫臨去將刀截巖髮而走鄰人逐之變為一狐追之不得其後京邑被截髮者一百三十人初變為婦人衣服淨粧行于道路人見而悅之近者被截髮當時婦人著

綵衣者人指為狐魅出洛陽伽藍記

夏侯藻

夏侯藻母病困將詣淳于智卜有一狐當門向之嗥叫藻愕懼遂馳詣智智曰禍甚急君速歸在嗥處拊心啼哭令家人驚怪大小畢出一人不懼啼哭勿休然其禍僅可救也藻如之母亦扶病而出家人既集堂屋五間拉然而崩出搜神記

胡道洽

胡道洽自云廣陵人好音樂醫術之事體有臊氣恒以名香自防唯忌猛犬自審死日戒弟子曰氣絶便殯勿令狗見我尸也死於山陽斂畢覺棺空即開看不見尸體時人咸謂狐也出異苑

北齊後主

北齊後主武平中朔州府門無故有小兒脚跡及擁土為城雉之狀察之乃狐媚是歲安南王起兵於北朔出談藪

宋大賢

隋南陽西郊有一亭人不可止止則有禍邑人宋大賢以正道自處嘗宿亭樓夜坐鼓琴忽有鬼來登梯與大賢語矃目磋齒形貌可惡大賢鼓琴如故鬼乃去於市中取死人頭來還語大賢曰寧可少睡耶因以死人頭投大賢前大賢曰甚佳吾暮卧無枕正欲得此鬼復去良久乃還曰寧可共手搏耶大賢曰善語未竟在前大賢便逆捉其腰鬼但急言死大賢遂殺之明日視之乃是老狐也自此亭舍更無妖怪出法苑珠林

長孫無忌

唐太宗以美人賜趙國公長孫無忌有殊寵忽遇狐媚其狐自稱王八身長八尺餘恒在美人所美人見無忌輒持長刀斫刺太宗聞其事詔諸術士前後數四不能却後術者言相州崔參軍能愈此疾始崔在州恒謂其僚云詔書見召不日當至數日敕至崔便上道主人悲泣謂美人曰崔參軍不久將至為之奈何其發後止宿之處輒具以白及崔將達京師狐便遁去既至敕詰無

忌家時太宗亦幸其第崔設案几坐書一符太宗與無忌俱在其後頃之宅内井竈門厠十二辰等數十輩或長或短狀貌竒怪悉至庭中崔訶曰諸君等為貴官家神職任不小何故令媚狐入宅神等前白云是天狐力不能制非受賂也崔令捉狐去少頃復來各著刀箭云適巳苦戰被傷終不可得言畢散去崔又書飛一符天地忽爾昏暝帝及無忌懼而入室俄聞虛空有兵馬聲須臾見五人各長數丈來詣崔所行列致敬崔乃下階

小屈膝尋呼帝及無忌出拜庭中諸神立視而已崔云相公家有媚狐敢煩執事取之諸神敬諾遂各散去帝問何神崔云五嶽神也又聞兵馬聲乃纏一狐墜砌下無忌不勝憤恚遂以長劍斫之狐初不驚崔云此已通神擊之無益自取困耳乃判云肆行姦私神道所殛量決五下狐便乞命崔取東引桃枝決之血流滿地無忌不以為快但恨杖少崔云五下是人間五百殊非小刑為天曹役使此輩殺之不可使敕自爾不得復至相公

家狐乃飛去美人疾遂愈出廣異記

狐神

唐初已來百姓多事狐神房中祭祀以乞恩食飲與人同之事者非一主當時有諺云無狐魅不成村出朝野僉載

張簡

唐國子監助教張簡河南緱氏人也曾為鄉學講文選有野狐假簡形講一紙書而去須臾簡至弟子怪問之簡異曰前來者必野狐也講罷歸舍見妹坐絡絲謂簡

曰適煮菜冷兄來何遲簡坐久待不至乃責其妹妹曰元不見兄來此必是野狐也更見即殺之明日又來見妹坐絡絲謂簡曰鬼魅適向舍後簡遂持棒見真妹從厠上出來遂擊之妹號呌曰是兒簡不信因擊殺之問絡絲者化為野狐而走出朝野僉載

僧服禮

唐永徽中太原有人自稱彌勒佛禮謁之者見其形底于天久之漸小纔五六尺身如紅蓮花在葉中謂人曰

汝等知佛有三身乎其大者為正身禮敬傾邑僧服禮者博于内學歎曰正法之後始入像法像法之外尚有末法末法之法至于無法像法處乎其間者尚數千年矣釋迦教盡然後大刼始壞刼壞之後彌勒方去兜率下閻浮提今釋迦之教未虧不知彌勒何遽下降因是虔誠作禮如對彌勒之狀忽見足下是老狐幡花旌蓋悉是冢墓之間紙錢爾禮撫掌曰彌勒如此耶具言如狀遂下走追之不及出廣異記

上官翼

唐麟德時上官翼為絳州司馬有子年二十許嘗曉日獨立門外有女子年可十三四姿容絕代行過門前此子悅之便爾戲調即求歡狎因問其所止將欲過之女云我門戶雖有郎州佐之子兩俱形迹不願人知但能有心得方便自來相就此子邀之期朝夕女初固辭此子將欲便留之然漸見許昏後徙倚俟之如期果至自是每夜常來經數日而舊使老婢于牖中窺之乃知是

魅以告翼百方禁斷終不能制魅來轉數晝夜不去兒每將食魅必奪去盃椀此魅已飽兒不得食翼常手自作唊剖以貽兒至手魅巳取去翼頗有智數因此密擣毒藥時秋晚油麻新熟翼令熬兩畳以一置毒藥先取好者作唊偏與妻子末乃與兒一唊魅便接去次以和藥者作唊與兒魅亦將去連與數唊忽變作老狐宛轉而仆擒獲之登令燒毀訖合家歡慶此日昏後聞遠處有數人哭聲斯須漸近遂入堂後並皆稱冤號擗甚哀

中有一叟哭聲每云若痛老狐何乃為喉嚨枉殺腔憧數十日聞朝夕來家往往見有衣縗絰者巽深憂之後來漸稀經久方絕亦無害也出廣異記

大安和尚

唐則天在位有女人自稱聖菩薩人心所在女必知之太后召入宮前後所言皆驗宮中敬事之數月謂為真菩薩其後大安和尚入宮太后問見女菩薩未安曰菩薩安在願一見之敕令與之相見和尚風神邈然久之

大安曰汝善觀心試觀我心安在答曰師心在塔頭相輪邊鈴中尋復問之曰在兜率天彌勒宮中聽法第三問之在非非想天皆如其言太后忻悅大安因且置心于四果阿羅漢地則不能知大安呵曰我心始置阿羅漢之地汝已不知若置于菩薩諸佛之地何由可料女詞屈變作牝狐下階而走不知所適出廣異記

太平廣記卷四百四十七

太平廣記卷四百四十八　宋　李昉等　編

狐二

李項生　王義方　何讓之

沈東美　楊伯成　葉法善

劉甲　李參軍

李項生

唐垂拱初譙國公李崇義男項生染病其妻及女于側

侍疾忽有一狐從項生被中走出俄失其所在數日項生亡出五行記

王義方

唐前御史王義方黜萊州司戸參軍去官歸魏州以講授為業時鄉人郭無為頗有術教義方使野狐義方雖能呼得之不伏使却被羣狐競來惱毎擲瓦甓以擊義方或正誦讀即裂碎其書聞空中有聲云有何神術而欲使我乎義方竟不能禁止無何而卒出朝野僉載

何讓之

唐神龍中廬江何讓之赴洛遇上巳日將陟老君廟瞰洛中遊春冠蓋廟之東北二百餘步有大丘三四時亦號後漢諸陵故張孟陽七哀詩云恭文遥相望原陵鬱膴膴原陵即光武陵一陵上獨有枯栢三四株其下盤石可容數十人坐見一翁姿貌有異常輩眉鬢皓然著賓幪巾襦袴幘烏紗抱膝南望吟曰野田荊棘春閨閤綺羅新出没頭上日生死眼前人欲知我家在何處北

切松栢正爲鄰俄有一貴戚金翠車輿如花之婢數十連袂笑樂而出徽安門抵榆林店又勝中橋之南北垂楊拂于天津繁花明于上苑紫禁綺陌軋亂香塵讓之方歎棲遲獨行踽踽已訝前吟翁非人翁忽又吟曰洛陽女兒多無奈孤翁老去何讓之遽欲前執翁倏然躍入丘中讓之從馬初入丘曛黑不辨其逐翁已復本形矣遂見一狐跳出尾有火焰如流星讓之却出玄堂之外門東有一筵已空讓之見一几案上有硃盞筆硯之

類有一帖文書紙盡慘灰色文字則不可曉解略記可
辨者其一云正色鴻蕭神思化代穹施后承光員玄設
嘔淪吐萌垠倪散截迷陽郤曲𩆵音零音乙䨴𩆚入雀
燬𪓰冰健馳御屈拿尾研動袾袾喈喈消用祕功以嶺
以穴㮇薪伐藥莽樘蒕茁嘔律則祥佛倫惟薩壯虛無
有頤咽蘗屑肇素未來晦明興滅其二辭曰五行七曜
成此閏餘上帝降靈歲旦涒徐蛇蚘其皮吾亦神𧆑九
九六六束身天除何以充喉吐納太虛何以蔽踝霞袂

雲祕哀爾浮生鄉比荒墟吾復麗氣還形之初在帝左右道濟忽諸題云應天孤超異科策八道後文甚繁難以詳載讓之獲此書帖喜而懷之遂躍出丘穴後數日水北同德寺僧志靜來訪讓之説云前者所獲丘中文書非郎君所用留之不祥其人近捷上界之科可以禍福中國郎君必能却歸此他亦酬謝不薄其人謂志靜曰吾已備三百縑欲贖購此書如何讓之許諾志靜明日挈三百縑送讓之讓之領訖遂給志靜言其書以為

往還所借更一兩日當徹之便可歸本讓之復為朋友
所說云此僧亦是妖魅奈何欲還之所納絹但諱之可
也後志靜來讓之悉諱云殊無此事兼不曾有此文書
志靜無言而退經月餘讓之先有弟在東吳別已踰年
一旦其弟至焉與讓之話家私中外甚有道長夜則兄
弟聯牀經五六日忽問讓之某聞此地多狐作怪誠有
之乎讓之遂話其事而誇云吾一月前曾獲野狐之書
文一帖今見存焉其弟固不信寧有是事讓之至遲旦

揭篋取此文書帖示弟弟捧而驚歎即擲于讓之前化為一狐矣俄見一美少年若新官之狀跨白馬南馳疾去適有西域胡僧賀云善哉常在天帝左右矣少年歎讓之相紿讓之嗟異未幾遂有敕捕內庫被人盜貢絹三百匹尋蹤及此俄有吏掩至直挚讓之囊撿焉果獲其縑已費數十匹執讓之越法讓之不能雪卒斃枯木出乾𦠆子

沈東美

唐沈東美為員外郎太子詹事佺期之子家有青衣死且數歲忽還家曰吾死為神今憶主母故來相見但吾餓請一餐食可乎因命之坐仍為具食青衣醉飽而去及暮僮發草積下得一狐大醉須臾狐乃吐其食盡婢之食也乃殺之出紀聞

楊伯成

楊伯成唐開元初為京兆少尹一日有人詣門通云吳南鶴伯成見年三十餘身長七尺容貌甚盛引之升座

南鶴文辨無雙伯成接對不暇久之請屏左右欲有密語乃云聞君小娘子令淑願事門下伯成甚愕謂南鶴曰女因媒而嫁且邂逅相識君何得便爾南鶴大怒呼伯成為老奴我索汝女何敢有逆慢辭甚衆伯成不知所以南鶴遲脫衣入内直至女所坐紙隔子中久之與女兩隨而出女言今嫁吳家何因嗔責伯成知是狐魅令家人十餘輩擊之反被料理多遇泥塗兩耳者伯成以此請假二十餘日敕問何以不見楊伯成皆言其家

為狐惱詔令學葉道士術者十餘輩至其家悉被泥耳
及縛無能屈伏伯成以為媿恥及賜告歸家還莊于莊
上立吳郎院家人竊罵皆為料理以此無敢言者伯成
暇日無事自于田中看人刈麥休息于樹下忽有道士
形甚瘦悴來伯成所求漿水伯成因爾設食食畢道士
問君何故憂愁伯成懼南鶴附耳說其事道士笑曰身
是天仙正奉帝命追捉此等四五輩因求紙筆揚伯成
使小奴取之然猶愳其知覺戒令無喧紙筆至道士書

作三字狀如古篆令小奴持至南鶴所放前云尊師喚汝奴持書入房見南鶴方與家婢相謔奴以書授之南鶴見書匍匐而行至樹下道士呵曰老野狐敢作人形遂變為狐異常病疥道士云天曹驅使此輩不可殺之然以君故不可徒爾以小杖決之一百流血被地伯成以珍寶贈餞道士不受驅狐前行自後隨之行百餘步至柳林邊冉冉昇天久之遂滅伯成喜甚至于舉家稱慶其女睡食頃方起驚云本在城中隔子裏何得至此

衆人方知為狐所魅精神如睡中出廣異記

葉法善

道士葉法善括蒼人有道術能符禁鬼神唐中宗甚重之開元初供奉在內位至金紫光祿大夫鴻臚卿時有名族得江外一宰將乘舟赴任于東門外親朋盛筵以待之宰令妻子與親故車先往胥溪水濱日暮宰至舟旁饌已陳設而妻子不至宰復至宅尋之云去矣宰驚不知所以復出城問行人人曰適食時見一婆羅門僧

執幡花前導有數乘車隨之比出城門車内婦人皆下從婆羅門齊聲稱佛因而北去矣寀遂尋車跡至北邙虛墓門有大冢見其車馬皆憩其旁其妻與親表婦二十餘人皆從一僧合掌繞冢口稱佛名寀呼之皆有怒色寀前擒之婦人遂駡曰吾正逐聖者今在天堂汝何小人敢此抑遏至于奴僕與言皆不應亦相與繞冢而行寀因執胡僧遂失于是縛其妻及諸婦人皆喧吽至第竟夕號呼不可與言寀遅明問于葉師師曰此天狐

也能與天通斥之則已殺之不可然此狐齋時必至請
與俱來寀曰諾葉師仍與之符令置所居門既置符妻
及諸人皆瘖謂寀曰吾昨見佛來領諸聖衆將我等至
天堂其中樂不可言佛執花前後吾等方隨後作法事
忽見汝至吾故罵不知乃是魅惑也齋時婆羅門果至
叩門乞食妻及諸婦人聞僧聲爭走出門喧言佛又來
矣寀禁之不可乃執胡僧鞭之見血面縛舁之往葉師
所道遇洛陽令僧大呌稱寃洛陽令反荅寀寀具言其

故仍請與俱見葉師洛陽令不信牢言疆與之去漸至聖真觀僧神色慘沮不言及門即請命及入院師命解其縛猶胡僧也師曰速復汝形魅即哀請師曰不可魅乃棄袈裟于地即老狐也師命鞭之百還其袈裟復為婆羅門約令去千里之外胡僧頂禮而去出門遂亡出紀聞

劉甲

唐開元中彭城劉甲者為河北一縣將之官途經山店

夜宿人見甲婦美白云此間有靈祇好偷美婦前後至者多為所取宜慎防之甲與家人相勵不寐圍繞其婦仍以麵粉塗婦身首至五更後甲喜曰鬼神所為在夜中耳今天將曙其如我何因乃假寐頃之聞失婦所在甲以資帛催村人悉持棒尋麵而行初從窓孔中出漸過牆東有一古墳墳上有大桑樹下小孔麵入其中因發掘之丈餘遇大樹坎如連屋有老狐坐據玉案前兩行有美女十餘輩持聲樂皆前後所偷人家女子也旁

有小狐數百頭悉殺之出廣異記

李參軍

唐兖州李參軍拜職赴上途次新鄭逆旅遇老人讀漢書李因與交言便及姻事老人問先婚何家李辭未婚老人曰君名家子當選婚好今聞陶真益為彼州都督若逼以女妻君君何以辭之陶李為婚深駭物聽僕雖庸劣竊為足下羞之今去此數里有蕭公是吏部璿之族門第亦高見有數女容色殊麗李聞而悅之因求老

人紹介于蕭氏其人便許之去久之方還言蕭公甚歡

敬以待客李與僕御偕行既至蕭氏門館清肅甲第顯

煥高槐修竹蔓延連亘絕世之勝境初二黃門持金倚

牀延坐少時蕭出著紫蜀衫策鳩杖兩袍袴扶側雪髯

神鑒擧動可觀李望敬之再三陳謝蕭云老叟懸車之

所久絕人事何期君子迂道見過延李入廳服玩隱映

當世罕遇尋薦珍膳海陸交錯多有未名之物食畢觴

宴老人乃云李叅軍向欲論親已蒙許諾蕭便叙數十

句語深有士風作書與縣官請卜人尅日須臾卜人至云

卜吉正在此宵蕭又作書與縣官借頭花釵絹兼手力

等尋而皆至其夕亦有縣官來作儐相歌樂之事與世

不殊至入青廬婦人又姝美李生愈悅暨明蕭公乃言

李郎赴上有期不可久住便遣女子隨去寶鈿犢車五

乘奴婢人馬三十疋其他服玩不可勝數見者謂是王

妃公主之流莫不健羨李至任積二年奉使入洛留婦

在舍婢等並妖媚蠱冶眩惑丈夫往來者多經過焉異

日条軍王顒曳狗將獵李氏羣婢見狗甚駭多騁而入門顒素疑其妖媚爾日心動逕牽狗入其宅合家拒堂門不敢喘息狗亦掣攣號吠李氏婦門中大訽曰婢等頃為犬咋今尚遑懼王顒何事牽犬入人家同官為僚獨不為李条軍之地乎顒意是狐乃決意排窓放犬咋殺羣狐唯妻死身是人而其尾不變顒往白貞益貞益往取驗覆見諸死狐嗟嘆久之時天寒乃埋一處經十餘日蕭使君遂至入門號哭莫不驚駭數日來諸陶閧

訴言詞確實容服高貴陶甚敬待因收王顒下獄王固執是狐取前犬令咋蕭時蕭陶對食犬至蕭引犬頭膝上以手撫之然後與食犬無搏噬之意後數日李生亦還號哭累日剡然發狂嚙王通身盡腫蕭謂李曰奴輩皆言死者悉是野狐何其苦痛當日即欲開瘞恐李郎被眩惑不見信今宜開視以明姦妄也命開視悉是人形李愈悲泣貞益以顒罪重錮身推勘顒私白云已令持十萬于東都取咋狐犬往來可十餘日貞益又以公

錢百千益之其犬旣至所由詣蕭對事陶于正廳立待蕭入府顏色沮喪舉動惶擾有異于常俄犬自外入蕭作老狐下階走數步爲犬咋死貞益使驗死者悉是野狐顒遂見免此難出廣異記

太平廣記卷四百四十八

太平廣記卷四百四十九　宋　李昉等　編

狐三

鄭宏之　汧陽令　李元恭

焦鍊師　李氏　韋明府

林景玄　謝混之

鄭宏之

唐定州刺史鄭宏之解褐爲尉尉之廨宅久無人居屋

宇頹毀草蔓荒凉宏之至官雖草修屋就居之吏人固爭請宏之無入宏之曰行正直何懼妖鬼吾性強禦終不可移居二日夜中宏之獨臥前堂堂下明火有貴人從百餘騎來至庭下怒曰何人唐突敢居于此命牵下宏之不答牵者至堂不敢近宏之乃起貴人命一長人令取宏之長人昇階循牆而走吹滅諸燈燈皆盡唯宏之前一燈存焉長人前欲滅之宏之杖劍擊長人流血灑地長人乃走貴人漸來逼宏之具衣冠請與同坐言

詼通宵情甚款洽宏之知其無備拔劍擊之貴人傷左右扶之遽言王今見損如何乃引去旣而宏之命役徒百人尋其血至北垣下有小穴方寸血入其中宏之命掘之入地一丈得狐大小數十頭宏之盡執之穴下又掘丈餘得大窟有老狐裸而無毛據土牀坐諸狐侍之者十餘頭宏之盡拘之老狐言曰無害予予祐汝宏之命積薪堂下火作投諸狐盡焚之次及老狐狐乃搏頰請曰吾已千歲能與天通殺予不祥捨我何害宏之乃

不殺鎖之庭槐初夜中有諸神鬼自稱山林川澤叢祠之神來謁之再拜言曰不知大王罹禍乃爾雖欲脫王而若無計老狐頷之明夜又諸社鬼朝之亦如山神之言後夜有神自稱黄撅多將翼從至狐所言曰大兄何忽如此因以手攬鏁鏁為之絕狐亦化為人相與去宏之走追之不及矣宏之以為黄撅之名乃狗號也此中誰有狗名黄撅者乎既曙乃召胥吏問之吏曰縣倉有狗老矣不知所至以其無尾故號為黄撅豈此犬為妖

乎宏之命取之既至鏁繫將就烹犬人言曰吾寔黄撅神也君勿害我我常隨君君有善惡皆預告君豈不美歟宏之屏人與語乃釋之犬化為人與宏之言夜久方去宏之掌寇盜忽有劫賊數十人入界止逆旅黄撅神來告宏之曰某處有劫將行盜擒之可遷官宏之掩之果得遂遷秩焉後宏之累任將遷神必預告至如殃咎常令廻避罔有不中宏之大獲其報宏之自寧州刺史改定州神與宏之訣去以是人謂宏之祿盡矣宏之至

州兩歲風疾去官出紀聞

汧陽令

唐汧陽令不得姓名在官忽云欲出家念誦懇至月餘有五色雲生其舍又見菩薩坐獅子上呼令嗟歎云發心弘大當得上果宜堅固自保無為退敗耳因爾飛去令因禪坐閉門不食六七日家人憂懼恐以堅持損壽會羅道士公遠自蜀之京途次隴上令子請問其故公遠笑曰此是天狐亦易耳因與書數符當愈令子投符

井中遂開門見父餓憊適令吞符忽爾明晤不復論修道事後數載罷官過家家素郊居平陸瀰漫直千里令暇日倚杖出門遥見𥠖林下有貴人自南方來前後十餘騎狀如王者令入門避之騎尋至門適云劉成謁令令甚驚愕初不相識何以見詣既見升堂坐謂令曰蒙賜婚姻敢不拜命初令在任有室女年十歲至是十六矣令云未省相識何嘗有婚姻成云不許我婚姻事亦易耳以右手掣口而立令宅須臾震動井厠交流百物

飄蕩令不得已許之婚期尅翌日送禮成親成親後恒在宅禮甚豐厚資以饒益家人不之嫌也他日令子詣京求見公遠公遠曰此狐舊日無能今已善符籙吾所不能及奈何令子懇請公遠奏請行尋至所居于令宅外十餘步設壇成策杖至壇所罵老道士云汝何為往來靡所忌憚公遠法成求與交戰成坐令門公遠坐壇乃以物擊成成仆于地久之方起亦以物擊公遠公遠亦仆如成焉如是往返數十公遠忽謂弟子云彼擊余

殪爾宜大臨吾當以神法縛之及其擊也公遠仆地弟子大哭成喜不為之備公遠遂使神往擊之成大戰恐自言力竭變成老狐公遠既起以坐具撲狐裹之以大袋乘驛還都玄宗視之以為歡笑公遠上白云此是天狐不可得殺宜流之東裔耳書符流于新羅狐持符飛去今新羅有劉成神土人敬事之出廣異記

李元恭

唐吏部侍郎李元恭其外孫女崔氏容色殊麗年十五

六忽得魅疾久之狐遂見形為少年自稱胡郎累求術士不能去元恭子博學多智常問胡郎亦學否狐乃談論無所不至多質疑于狐頗狎樂久之謂崔氏曰人生不可不學乃引一老人授崔經史前後三載頗通諸家大義又引一人教之書涉一載又以工書著稱又云婦人何不會音聲箜篌琵琶此故凡樂不如學琴復引一人至云善彈琴言姓胡是隋時陽翟縣博士悉教諸曲備盡其妙及他名曲不可勝紀自云亦善廣陵散比屢

見嵇中散不使授人其于烏夜啼尤善傳其妙李後問胡郎何以不迎婦歸家狐甚喜便拜謝云亦久懷之所不敢者以人微故爾是日遍拜家人歡躍備至李問胡郎欲迎女子宅在何所狐云某舍門前有二大竹時李氏家有竹園李因尋行所見二大竹間有一小孔意是狐窟引水灌之初得猯狢及他狐數十枚最後有一老狐衣綠衫從孔中出是其素所著衫也家人喜云胡郎出矣殺之其怪遂絕出廣異記

焦練師

唐開元中有焦練師修道聚徒甚衆有黄裙婦人自稱阿胡就焦學道術經三年盡焦之術而固辭去焦苦留之阿胡云已是野狐本來學術今無術可學義不得留焦因欲以術拘留之胡隨事酬答焦不能及乃于嵩頂設壇啓告老君自言已雖不才然是道家弟子妖狐所侮恐大道將隳言意懇切壇四角忽有香烟出俄成紫雲高數十丈雲中有老君見立因禮拜陳云正法已為

妖狐所學當更求法以降之老君乃于雲中作法有神立于雲中以刀斷狐腰焦大歡慶老君忽從雲中下變作黃裙婦人而去（出廣異記）

李氏

唐開元中有李氏者早孤歸于舅氏年十二有狐欲媚之其狐雖不見形言語酬酢甚備累月後其狐復來聲音少異家人笑曰此又別是一野狐矣狐亦笑云汝何由得知前來者是十四兄已是弟頃者我欲取韋家女

造一紅羅半臂家兄無禮盜去令我親事不遂恒欲報之今故來此李氏因相辭謝求其禳理狐云明日是十四兄王相之日必當來此大相惱亂可且令女掐無名指第一節以禳之言訖便去大狐至值女方食女依小狐言掐指節狐以藥顆如菩提子大六七枚擲女飰椀中累擲不中驚歎甚至大言云會當入嵩岳學道始得耳座中有老婦持其藥者懼復棄之人問其故曰野狐媚我狐慢罵云何物老嫗寧有人用此輩狐去之後小

狐復來曰事理如何言有驗否家人皆辭謝曰後十餘日家兄當復來宜慎之此人與天曹已通符禁之術無可奈何唯我能制之待欲至時當復至此將至其日小狐又來以藥裹如松花授女曰我兄明日必至明早可以車騎載女出東北行有騎相追者宜以藥布車後則免其橫李氏候明日如狐言載女行五六里甲騎追者甚衆且欲至乃布藥追者見藥止不敢前是暮小狐又至笑云得吾力否再有一法當得永免我亦不復來矣

李氏再拜固求狐乃令取東引桃枝以朱書板上作齊州縣鄉里胡綽胡邈以符安大門及中門外釘之必當永無怪矣狐遂不至其女尚小未及適人後數載竟失之也出廣異記

韋明府

唐開元中有詣韋明府自稱崔參軍求娶韋氏驚愕知是妖媚然猶以禮遣之其狐尋至後房自稱女婿女便悲泣昏狂妄語韋氏累延術士狐益慢言不能却也闕

峨嵋有道士能治邪魅求出為蜀令冀因其伎以禳之既至道士為立壇治之少時狐至壇取道士懸大樹上縛之韋氏來院中問尊師何以在此狐云敢行禁術適聊縛之韋氏自爾甘奉其女無復覬望家人謂曰若為女婿可下錢二千貫為聘崔令于堂簷下布席修貫穿錢錢從簷上下羣婢穿之正得二千貫久之乃許婚令韋請假送禮兼會諸親及至車騎輝赫儐從風流三十餘人至韋氏送雜綵五十匹紅羅五十匹他物稱是韋

乃與女經一年其子有病父母令問崔郎答云入叔房小妹令頗成人叔父令事高門其所以病者小妹入室故也母極罵云死野狐魅你公然魅我一女不足更惱我兒吾夫婦暮年唯仰此子與汝野狐為婚絕吾繼嗣耶崔無言但歡笑父母日夕拜請紿云爾若能愈兒疾女寔不敢復論久之乃云疾愈易得但恐負心耳母頻為設盟誓異日崔乃于懷出一文字令母效書及取鵲巢于兒房前燒之兼持鵲頭自衛當得免疾韋氏行其

術數日子愈女亦效為之雄狐亦去罵云丈母果爾負約知何言今去之後五日韋氏臨軒坐忽聞庭前臭不可奈仍有旋風自空而下崔狐在焉衣服破弊流血淋漓謂韋曰君夫人不義作字太彰天曹知此事杖我幾死今長流沙磧不得來矣韋極聲訶之曰窮老魅何不速行敢此逗遛耶狐云獨不念我錢物恩耶我坐偷用天府中錢今無可還受此荼毒君何無情至此韋深感其言數致辭謝徘徊復為旋風而去出廣異記

林景玄

唐林景玄者京兆人僑居鴈門以騎射畋獵為己任郡守悅其能因募為衙門將嘗與其徒十數輩馳健馬執弓矢兵杖臂隼牽犬俱騁于田野間得麋鹿狐兎甚多由是郡守縱其所往不使親吏事嘗一日畋于郡城之高崗忽起一兎榛莽中景玄鞭馬逐之僅十里餘兎匿一墓穴景玄下馬即命二卒守穴傍自解鞍而憩忽聞墓中有語者曰吾命土也尅土者木日次于乙辰居卯

二木俱王吾其死乎已而咨嗟者久之又曰有自東而來者我將不免景玄聞其語且異之因視穴中見一翁衣紫衣鬚白而長手執一軸書前有死烏鵲甚多景玄即問之其人驚曰果然禍我者且至矣即詬罵景玄黙而計之曰此穴甚小而翁居其中豈非鬼乎不然是盜而匿此即毀其穴翁遂化為老狐帖然俯地景玄因射之而斃視其所執之書點畫甚異似梵書而非梵字用素縑為幅僅數十尺景玄焚之出宣室志

謝混之

唐開元中東光縣令謝混之以嚴酷強暴為政河南著稱混之嘗大獵于縣東殺狐狼甚衆其年冬有二人詣臺訟混之殺其父兄兼他贓物狼籍中書令張九齡令御史張曉往按之兼鏁系告事者同往曉素與混之相善先疏其狀令自料理混之遍問里正皆云不識有此人混之以為詐巳各依狀明其妄以待辨曉將至滄州先牒繫混之于獄混之令吏人鋪設使院候曉有里正

從寺門前過門外金剛有木室扃護甚固聞金剛下有人語聲其扃以鎖非人所入里正因逼前聽之聞其祝云縣令無狀殺我父兄今我二弟詣臺訴寃使人將至願大神庇蔭令得理有頃見孝子從隙中出里正意其非人前行尋之其人見里正惶懼入寺至厠後失所在歸以告混之混之驚愕久之乃曰吾春首大殺狐狼得無是耶及曉至引訟者出縣人不之識訟者言詞忿爭理無所屈混之未知其故有識者勸令求獵犬獵犬至

見訟者直前搏逐徑跳上屋化為二狐而去 出廣異記

太平廣記卷四百四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四百五十　宋 李昉等 編

狐四

王苞

唐吳郡王苞者少事道士葉靜能中罷為太學生數歲在學有婦人寓宿苞與結歡情好甚篤靜能在京苞往省之靜能謂曰汝身何得有野狐氣固答云無能曰有也苞因言得婦始末能曰正是此老野狐臨別書一符與苞令含誠之曰至舍可吐其口當自來此為汝遣之無憂也苞還至舍如靜能言婦人得符變為老狐銜符而走至靜能所拜謝靜能云放汝一生命不宜更至于

王家自此遂絶出廣異記

唐參軍

唐洛陽思恭里有唐參軍者立性修整簡于接對有趙門福及康三者投刺謁唐未出見之問其來意門福曰止求點心飯耳唐使門人辭云不在二人逕入至堂所門福曰唐都官何以云不在惜一餐耳唐辭以門者不報引出外廳令家人供食私誡奴令寘劍盤中至則刺之奴至唐引劒刺門福不中次擊康三中之猶躍入庭前池中

門福罵云彼我雖是狐我已千年千年之狐姓趙姓張五百年狐姓白姓康奈何無道殺我康三必當修報于汝終不令康氏子徒死也唐氏深謝之令召康三門福至池所呼康三輒應曰唯然求之不可得但餘鼻存門福既去唐氏以桃湯沃洒門戶及懸符禁自爾不至謂其施行有驗久之園中櫻桃熟唐氏夫妻暇日檢行忽見門福在櫻桃樹上採櫻桃食之唐氏驚曰趙門福汝復敢來耶門福笑曰君以桃物見欺今聊復採食君亦食之

否乃頻擲數四以授唐唐氏愈恐乃廣召僧結壇持呪門
福遂逾日不至其僧持誦甚切冀其有效以為巳功後
一日晚齋之後僧坐楹前忽見五色雲自西來逕至唐
氏堂前中有一佛容色端嚴謂僧曰汝為唐氏却野狐
耶僧稽首唐氏長幼虔禮甚至喜見真佛拜請降止久
之方下坐其壇上奉事甚勤佛謂僧曰汝是修道請通達
亦何須久蔬食而為法能食肉乎但問心能堅持否肉
雖食之可復無累乃令唐氏市肉佛自設食次以授僧

及家人悉食食畢忽見壇上是趙門福舉家歎恨爲其所誤門福笑曰無勞厭我我不來矣自爾不至也出廣異記

田氏子

唐牛肅有從舅常過澠池因至西北三十里謁田氏子去田氏莊十餘里經岋險多櫟林傳云中有魅狐往來經之者皆結侶乃敢過舅既至田氏子命老豎往澠池市酒饌天未明豎行日暮不至田氏子怪之及至豎一足又跛問何故豎曰適至櫟林爲一魅狐所絆因蹷而仆

故傷馬問何以見魅豎曰適下坡時狐變爲婦人遽來追我我驚且走狐又疾行遂爲所及因倒且損吾恐魅之爲怪强起擊之婦人口但哀祈反謂我爲狐屢云叩頭野狐叩頭野狐吾以其不是知因與痛手故免其禍田氏子曰汝無擊人妄謂狐耶豎曰吾雖苦擊之終不改婦人狀耳田氏子曰汝必誤損他人且入戶日入見婦人體傷蓬首過門而求飲謂田氏子曰吾適過櫟林逢一老狐變爲人吾不知是狐前趨爲伴同過櫟林不知

老狐却傷我如此賴老狐去餘命得全妾北村人也渴故求飲田氏子恐其見蒼頭也與之飲而遣之出紀聞

徐安

徐安者下邳人也好以漁獵為事安妻王氏貌甚美人頗知之開元五年秋安遊海州王氏獨居下邳忽一日有一少年狀甚偉顧王氏曰可惜芳艷虛過一生王氏聞而悅之遂與之結好而來去無憚安既還妻見之恩義殊隔安頗訝之其妻至日將夕即飭粧靜處至二更

乃失所在迨曉方回亦不見其出入之處他日安潛伺之其妻乃騎故籠從窓而出至曉復返安是夕閉婦于他室乃詐爲女子粧飾袖短劒騎故籠以待之至二更忽從窓而出經入一山嶺乃至會所帷幄華煥酒饌羅列座有三少年安未及下三少年曰王氏來何早乎安乃奮劒擊之三少年死于座安復騎籠即不復飛矣俟曉而返視夜來所殺少年皆老狐也安到舍其妻是夕不復粧飾矣出集異記

靳守貞

霍邑古呂州也城池甚固縣令宅東北有城面各百步其高三丈厚七八尺名曰囚周厲王城則左傳所稱萬人不忍流王于彘城即霍邑也王崩因葬城之北城既久遠則有魅狐居之或官吏家或百姓子女姿色者夜中狐斷其髮有如刀截所遇無知往往而有唐時邑人靳守貞者素善符呪為縣送徒至趙城還歸至金狗鼻傍汾河山名去縣五里見汾河西岸水濱有女紅裳浣

衣水次守貞目之女子忽爾乘空過河遂緣嶺躡虛至守貞所手攀其笠足踏其帶將取其髮焉守貞送徒手猶持斧因擊女子墜從而斫之女子死則爲雌狐守貞以狐至縣具列其由縣令不之信守貞歸遂每夜有老父及媪繞其居哭從索其女守貞不懼月餘老父及媪罵而去曰無狀殺我女吾猶有三女終當困汝於是遂絕而截髮亦亡出紀聞

嚴諫

唐洛陽尉嚴諫從叔七諫往弔之後十餘日叔家悉皆去服諫召家人問答云七者不許因述其言語處置狀有如平生諫疑是野狐恒欲料理後至叔舍靈便逆怒約束子弟勿更令必府姪來無益人家事只觧相疑耳亦謂諫曰五郎公事似忙不宜數來也諫後忽將蒼鷹雙鶻皂鵰獵犬等數十事與他手力百餘人悉持器械圍繞其宅數重遂入靈堂忽見一赤肉野狐仰行屋上射擊不能中尋而開門躍出不復見因爾怪絶出廣異記

韋參軍

唐潤州參軍弟有隱德雖兄弟不能知也韋常謂其不慧輕之後忽謂諸兄曰財帛當以道不可力求諸兄甚奇其言問汝何長進如此對曰今昆明池中大有珍寶可共取之諸兄乃與偕行至池所以手酌水水悉枯涸見金寶甚多謂兄曰可取之兄等愈入愈深竟不能得乃云此可見而不可得致者有定分也諸兄歎美之問曰素不出何以得妙法笑而不言久之曰明年當得一

官無慮貧之乃選拜潤州書佐遂東之任途經開封縣開封縣令者其母患狐媚前後術士不能療有道士者善見鬼謂令曰今此見諸隊仗有異人入境若得此人太夫人疾若必愈令遣候之後數日白云至此縣逆旅宜自謁見令往見韋具申禮請笑曰此道士為君言耶然以太夫人故屈身于人亦可憫矣幸與君遇其疾必愈明日自縣橋至宅可少止人令百姓見之我當至彼為發遣且宜還家洒掃焚香相待令皆如言明日至舍

見太夫人問以疾苦以柳枝洒水于身上須臾有老白野狐自牀而下徐行至縣橋然後不見令有贈遺韋皆不受至官一年謂其妻曰後月我當死死後君嫁此州判司當生三子皆如其言出廣異記

楊氏女

唐有楊氏者二女并嫁胡家小胡郎為主母所惜大胡郎謂其婢曰小胡郎乃野狐爾丈母乃不惜我反惜野狐婢還白母問何以知之答云宜取鵲頭懸戶上小胡

即若來令妻呼伊祈熟肉再三言之必當走也楊氏如言小胡即果走故今人相傳云伊祈熟肉辟狐魅甚有驗也出廣異記

薛迥

唐河東薛迥與其徒十人于東都狎娼婦留連數夕各賞錢十千後一夕午夜娼偶求去迥留待曙婦人躁擾求去數四抱錢出門迥敕門者無出客門者不為啓鎖婦人持錢尋竇至水竇變成野狐從竇中出去其錢亦

留出廣異記

辛替否

唐辛替否母死之後其靈座中恒有靈語不異平素家人敬事如生替否表弟是術士在京聞其事因而來覲潛于替否宅後作法入門見一無毛牝野狐殺之遂絶出廣異記

代州民

唐代州民有一女其兄遠戍不在母與女獨居忽見菩

薩乘雲而至謂母曰汝家甚善吾欲居之可速修理尋當來也村人競往處置適畢菩薩馭五色雲來下其室村人供養甚衆仍敕衆等不令有言恐四方信心往來不止村人以是相戒不説其事菩薩與女私通有娠經年其兄還菩薩云不欲見男子令母逐之兒不得至因傾財求道士久之有道士為作法竊視菩薩是一老狐乃持刀入斫殺之出廣異志

祁縣民

唐祁縣有村民因輦地征芻粟至太原府及歸途中日暮有一白衣婦人立路旁謂村民曰妾今日都城而來困且甚願寄載車中可乎村民許之乃升車行未三四里因脂轄忽見一狐尾在車之隙中垂于車轅下村民即以鎌斷之其婦人化為無尾白狐鳴嘷而去出宣室志

張例

唐始豐令張例疾患魅時有發動家人不能制也恒舒右臂上作呪云狐娘健子其子密持鐵杵候例疾發即

自後揰之墜一老𣅀狐焚于四通之衢自爾便愈也

太平廣記卷四百五十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四百五十一　宋　李昉等　編

狐五

馮玠　賀蘭進明　崔昌

長孫甲　王老　劉衆愛

王黯　袁嘉祚　李林甫

孫甑生　王璿　李麐

李揆　宋溥　僧晏通

馮玠

唐馮玠者患狐魅疾其父後得術士療玠疾魅忽啼泣謂玠曰本圖共終今為術者所迫不復得在流淚經日方贈玠衣一襲云善保愛之聊為久念耳玠初得懼家人見悉卷書中疾愈入京應舉未得開視及第後方還開之乃是紙焉出廣異記

賀蘭進明

唐賀蘭進明為狐所婚每到時節狐新婦恒至京宅通

起居兼持賀遺及問信家人或有見者狀貌甚美至五月五日自進明已下至其僕隷皆有續命家人以為不祥多焚其物狐悲泣云此並真物奈何焚之其後所得遂以充用後家人有就求膝背金花鏡者入人家偷鏡挂項緣牆行為主人家擊殺自爾怪絶焉出廣異記

崔昌

唐崔昌在東京莊讀書有小兒顏色殊異來止庭中久之漸升階坐昌牀頭昌不之顧方以手卷昌書昌徐問

汝何人斯來何所欲小兒云本好讀書慕君學問爾昌不之卻常問文義甚有理經數月日暮忽扶一老人乘醉至昌所小兒暫出老人醉吐人之爪髮等昌甚惡之昌素有所持利劒因斬斷頭成一老狐頃之小兒至大怒云君何故無狀殺我家長我豈不能殺君但以舊恩故爾大罵出門自爾乃絶出廣異記

長孫甲

唐坊州中部縣令長孫甲者其家篤信佛道異日齋次

舉家見文殊菩薩乘五色雲從日邊下須臾至齋所簷
際凝然不動合家禮敬懇至久之乃下其家前後供養
數十日唯其子心疑之入京求道士為設禁遂擊殺狐
令家奉馬一匹錢五十千後數十日復有菩薩乘雲來
至家人敬禮如故其子復延道士禁呪如前盡十餘日
菩薩問道士法術如何答曰已盡菩薩云當決一頓因
問道士汝讀道經知有狐剛子否答曰知之菩薩云狐
剛子者即我是也我得仙來已三萬歲汝為道士當修

清淨何事殺生且我子孫為汝所殺寧宜活汝耶因杖道士一百畢謂令曰子孫無狀至相勞擾慚愧何言當令君永無災横以此相報顧謂道士可即還他馬及錢也言訖飛去出廣異記

王老

唐睢陽郡宋王冢旁有老狐每至衙日邑中之狗悉往朝之狐坐冢上狗列其下東都王老有雙犬能咋魅前後殺魅甚多宋人相率以財僱犬咋狐王老牽犬往犬

乃逕詣諸犬之下伏而不動大失宋人之望今世人有不了其事者相戲云取睢陽野狐犬出廣異記

劉衆愛

唐劉全白說云其乳母子衆愛少時好夜中將網斷道取野猪及狐狸等全白莊在岐下後一夕衆於莊西數里下網已伏網中以伺其至暗中聞物行聲覘見一物伏地窺網因爾起立變成緋裙婦人行而違網至愛前車側忽捉一鼠食愛連呵之婦人忙遽入網乃棒之致

斃而人形不改愛反疑懼恐或是人因和網没漚麻池中夜還與父母議及明舉家欲潛逃去愛竊云寧有婦人食生鼠此必狐耳復往麻池視之見婦人已活因以大斧自腰後斫之便成老狐愛大喜將還村中有老僧見狐未死勸令養之云狐口中有媚珠若能得之當為夫所愛以繩縛狐四足又以火籠罩其上養數日狐能食僧用小瓶口窄者埋地中令口與地齊以兩䏶猪肉炙於瓶中狐愛炙而不能得但以口屬瓶候炙冷復下

兩鬭狐涎沫久之炙與瓺滿狐乃吐珠而死狀如碁子通圓而潔愛每帶之大為其夫所貴出廣異記

王黯

王黯者結婚崔氏唐天寶中妻父士同為沔州刺史黯隨至江夏為狐所媚不欲渡江發狂大呌恒欲赴水妻屬惶懼縛黯著牀擧上舟行半江忽爾欣笑至岸大喜曰本謂諸女郎輩不隨過江今在州城上復何慮也士同莅官便求術士左右言州人能射狐者士同延至入

令堂中悉施牀席寘𩟐於屋西北陬家人數十持更迭守已於堂外别施一牀持弓矢以候狐至三夕忽云諸人得飽睡否適已中狐明當取之衆以為狂而未之信及明見窓中有血衆隨血去入大坑中草下見一牝狐帶箭垂死𩟐妻燒狐為灰服之至盡自爾得平復後為原武縣丞在廳事忽見老狐奴婢詣𩟐再拜云是大家阿嬭往者娘子枉為崔家殺害翁婆追念未嘗離口今欲將小女更與王郎續親故令申意兼取吉日成納

顯甚懼辭以厚利萬計料理遽出羅錦十餘匹於通衢焚之老奴乃謂其婦云天下美丈夫亦復何數安用王家老翁為女婿言訖不見出廣異記

袁嘉祚

唐寧王傳袁嘉祚年五十應制授垣縣縣丞門素凶為者盡死嘉祚到官而丞宅數任無人居屋宇摧殘荊棘充塞嘉祚剪其荊棘理其墻垣坐廳事中邑老吏人皆懼勸出不可既而魅夜中為怪嘉祚不動伺其所入明

曰掘之得狐狐老矣兼子孫數十頭嘉祚盡烹之次至老狐狐乃言曰吾神能通天預知休咎願置我我能益於人令此宅已安捨我何害嘉祚前與之言備告其官秩又曰願為耳目長在左右乃免狐後祚如狐言秩滿果遷數年至御史狐乃去出紀聞

李林甫

唐李林甫方居相位嘗退朝坐於堂之前軒見一玄狐其質甚大若牛馬而毛色黳黑有光自堂中出馳至庭

顧望左右林甫命弧矢將射之未及已亡見矣自是凡數日每晝坐輒有一女狐出焉其歲林甫籍沒出宣室志

孫甑生

唐道士孫甑生本以養鷹爲業後因放鷹入一窟見狐數十枚讀書有一老狐當中坐迭以傳授甑生直入奪得其書而還明日有十餘人持金帛詣門求贖甑生不與人云君得此亦不能解用之若寫一本見還當以口訣相授甑生竟傳其法爲世術士狐初與甑生約不得

示人若違者必當非命天寶末玄宗固就求之甑生不與竟爾伏法出廣異記

王璿

唐宋州刺史王璿少時儀貌甚美為牝狐所媚家人或有見者丰姿端麗雖僮幼過之者必斂容致敬自稱新婦抵對皆有理由是人樂見之每至端午及佳節悉有贈儀相送云新婦上其郎某娘續命衆人笑之然所得甚衆後璿職高狐乃不至蓋其禄重不能為怪出廣異記

李麐

東平尉李麐初得官自東京之任夜投故城店中有故人賣胡餅為業其妻姓鄭有美色李目而悅之因宿其舍留連數日乃以十五千轉索胡婦既到東平寵遇甚至性婉約多媚黠風流女工之事罔不心了於音聲特究其妙在東平三歲有子一人其後李充租綱入京與鄭同還至故城大會鄉里飲宴累十餘日李催發數四鄭固稱疾不起李亦憐而從之又十餘日不獲已事理

須去行至郭門忽言腹痛下馬便走勢疾如風李與其僕數人極騁追不能及便入故城轉入易水村足力少息李不能捨復逐之垂及因入小穴極聲呼之寂無所應戀結悽愴言發淚下會日暮村人以草塞穴口還店止宿及明又往呼之無所見乃以火熏久之村人為掘深數丈見牝狐死穴中衣服脫卸如蛻脚上著錦襪李嘆息良久方埋之歸店取獵犬噬其子子略不驚怕便將入都寄親人家養之輸納畢復還東京婚於蕭氏蕭

氏常呼李為野狐壻李初無以答一日晚李與蕭攜手歸房狎戲復言其事忽聞堂前有人聲李問阿誰夜來答曰君豈不識鄭四娘耶李素所鍾念者聞其言遽欣然躍起問鬼乎人乎答曰身即鬼也欲近之而不能四娘因謂李人神道殊賢夫人何至數相謾罵且所生之子遠寄人家其人皆言狐生不給衣食豈不念乎宜早為撫育九泉無恨也若夫人云云相侮又小兒不收必將為君之患言畢不見蕭遂不復敢說其事唐天寶末

子年十餘甚無恙出廣異記

李揆

唐丞相李揆乾元初為中書舍人嘗一日退朝歸見一白狐在庭中擣練石上命侍僮逐之已亡見矣時有客於揆門者因話其事客曰此祥符也某敢賀至明日果選禮部侍郎出宣室誌

宋溥

宋溥者唐大歷中為長城尉自言幼時與其黨暝扱野

狐數夜不獲後因月夕復為其事見一鬼戴笠騎狐唱
獨盤子至扱所狐欲入扱鬼乃以手搭狐頬因而復迴
如是數四其後夕漙復下扱伺之鬼又乘狐兩小鬼引
前往來扱所漙等無所獲而止有談衆者亦云㓜時下
扱忽見一老人扶杖至巳所止樹下仰問樹上是何人
物衆時尚小甚惶懼其兄因怒罵云老野狐何敢如此
下樹逐之遂變狐走出廣異記

僧晏通

晉州長寧縣有沙門晏通修頭陀法將夜則必就藂林亂塚寓宿焉雖風雨露雪其操不易雖魑魅魍魎其心不揺月夜棲於道邊積骸之左忽有妖狐踉蹌而至初不虞晏通在樹影也乃取髑髏安於其首遂揺動之儻振落者即不再顧因別選焉不四五遂得其一岌然而綴乃褰擷木葉草花障蔽形體隨其顧眄即成衣服須史化作婦人綽約而去乃於道右以伺行人俄有促馬南來者妖狐遥聞則慟哭于路過者駐騎問之遂對曰

我歌人也隨夫入秦今曉夫為盜殺掠去其財伶俜孤遠思願北歸無由致脫能收採當誓微軀以執婢役過者易定軍人也即下馬熟視悅其都治詞意叮嚀便以後乘挈行焉晏通遽出謂曰此妖狐也君何容易因舉錫杖叩狐腦髑髏應手即墜遂復形而竄焉出集異記

太平廣記卷四百五十一

太平廣記卷四百五十二　　宋　李昉等　編

狐六

任氏　　李蓘

任氏

任氏女妖也有韋使君者名崟第九信安王褘之外孫少落拓好飲酒其從父妹婿曰鄭六不記其名早習武藝亦好酒色貧無家託身於妻族與崟相得遊處不間

唐天寶九年夏六月崟與鄭子偕行於長安陌中將會飲于新昌里至宣平之南鄭子辭有故請間去繼至飲所崟乘白馬而東鄭子乘驢而南入昇平之北門偶值三婦人行於道中中有白衣者容色姝麗鄭子見之驚悅策其驢忽先之忽後之將挑而未敢白衣時時盼睞意有所受鄭子戲之曰美艷若此而徒行何也白衣笑曰有乘不解相假不徒行何為鄭子曰劣乘不足以代佳人之步今輒以相奉某得步從足矣相視大笑同行

者更相眩誘稍已狎暱鄭子隨之東至樂遊園已昏黑
矣見一宅土垣車門室宇甚嚴白衣將入顧曰願少踟
躕而入女奴從者一人留於門屏間問其姓第鄭子既
告亦問之對曰姓任氏第二十少頃延入鄭縶驢於門
置帽于鞍始見婦人年三十餘與之承迎即任氏姊也
列燭置膳舉酒數觴任氏更粧而出酣飲極歡夜久而
寢其妍姿美質歌笑態度舉措皆艷殆非人世所有將
曉任氏曰可去矣某兄弟名係教坊職屬南衙晨興將

出不可淹留乃約後期而去既行及里門門扃未發門旁有胡人鬻餅之舍方張燈熾爐鄭子憩其簾下坐以候鼓因與主人言鄭子指宿所以問之曰自此東轉有門者誰人之宅主人曰此隤墉棄地無第宅也鄭子曰適過之曷以云無與之固爭主人適悟乃曰吁我知之矣此中有一狐多誘男子偶宿嘗三見矣今子亦遇乎鄭子赧而隱曰無質明復視其所見土垣車門如故窺其中皆蓁荒及廢圃耳既歸見崟崟責以失期鄭子不

泄以他事對然想其艷冶顧復一見之心嘗存之不忘經十許日鄭子遊入西市衣肆瞥然見之曩女奴從鄭子遽呼之任氏側身周旋於稠人中以避焉鄭子連呼前迫方背立以扇障其後曰公知之何相近焉鄭子曰雖知之何患對曰事可愧恥難施面目鄭子曰勤想如是忍相棄乎對曰安敢棄也懼公之見惡耳鄭子發誓詞旨益切任氏乃迴眸去扇光彩艷麗如初謂鄭子曰人間如某之比者非一公自不識耳無獨怪也鄭子請

之與叙歡對曰凢某之流為人惡忌者非他為其傷人耳某則不然若公未見惡願終已以奉巾櫛鄭子許與謀棲止任氏曰從此而東大樹出於棟間者門巷幽静可稅以居前時自宣平之南乘白馬而東者非君妻之昆弟乎其家多什器可以假用是時崟伯叔從役於四方三院什器皆貯藏之鄭子如言訪其舍而詣崟假什器問其所用鄭子曰新獲一麗人已稅得其舍假具以備用崟笑曰觀子之貌必獲詭陋何麗之絶也崟乃悉

假帷帳榻席之具使家僮之慧黠者隨以覘之俄而奔走返命氣吁汗洽崟迎問之有乎曰有又問容若何曰奇怪也天下未嘗見之矣崟姻族廣茂且夙從逸遊多識美麗乃問曰孰若某美僮曰非其倫也崟遍比其佳者四五人皆曰非其倫是時吳王之女有第六者則崟之內妹穠艷如神仙中表素推第一崟問曰孰與吳王家第六女美又曰非其倫也崟撫手大駭曰天下豈有斯人乎遽命汲水澡頸巾首膏脣而往既至鄭子適出崟入

門見小僮擁篲方掃有一女奴在其門他無所見徵於小僮小僮笑曰無之崟周視室内見紅裳出於戶下廹而察焉見任氏戢身匿於扇閒崟引出就明而觀之殆過於所傳矣崟愛之發狂乃擁而凌之不服崟以力制之方急則曰服矣請少廻旋既從則捍禦如初如是者數四崟乃悉力急持之任氏力竭汗若濡雨自度不免乃縱體不復拒抗而神色慘變崟問曰何色之不悅任氏長嘆息曰鄭六之可哀也崟曰何謂對曰鄭生有六

尺之軀而不能庇一婦人豈丈夫哉且公少豪侈多獲佳麗遇某之比者衆矣而鄭生窮賤耳所稱愜者唯某而已忍以有餘之心而奪人之不足乎哀其窮餒不能自立衣公之衣食公之食故為公所繫耳若糠糗可給不當至是崟豪俊有義烈聞其言遽置之歛衽而謝曰不敢佽而鄭子至與崟相視咍樂自是凡任氏之薪粒牲餼皆崟給焉任氏時有經過出入或車馬轝步不常所止崟日與之遊甚歡每相狎暱無所不至唯不及亂

而巳是以崟愛之重之無所恡惜一食一飲未甞忘焉任氏知其愛巳因言以謝曰愧公之見愛甚矣顧以陋質不足以答厚意且不能負鄭生故不得遂公歡某秦人也生長秦城家本伶倫中表姻族多為人寵媵以是長安狹斜悉與之通或有姝麗悅而不得者為公致之可矣願持此以報德崟曰幸甚鄽中有鬻衣之婦曰張十五娘者肌體凝潔崟常悅之因問任氏識之乎對曰是某表娣妹致之易耳旬餘果致之數月厭罷任氏曰

市人易致不足展効或有幽絶之難謀者試言之願得盡智力焉崟曰昨者寒食與二三子遊於千福寺見刁將軍緬張樂於殿堂有善吹笙者年二八雙鬟垂耳嬌姿艷絶當識之乎任氏曰此寵奴也其母即妾之内姊也求之可也崟拜於席下任氏許之乃出入刁家月餘崟促問其計任氏願得雙縑以為賂崟依給焉後二日任氏與崟方食而緬使蒼頭控青驪以迓任氏任氏聞召笑謂崟曰諧矣初任氏加寵奴以病針餌莫減其母

與緬憂之方甚將徵諸巫任氏密賂巫者指其所居使言從就為吉及視疾巫曰不利在家宜出居東南某所以取生氣緬與其母詳其地則任氏之第在焉緬遂請居任氏謬辭以偪狹勤請而後許乃輦服玩并其母偕送于任氏至則疾愈未數日任氏密引鲞以通之經月乃孕其母懼遽歸以就緬由是遂絶他日任氏謂鄭子曰公能致錢五六千乎將為謀利鄭子曰可遂假求於人獲錢六千任氏曰鬻馬於市者馬之股有疵可買以

居之鄭子如市果見一人牽馬求售者青在左股鄭子
買以歸其妻昆弟皆唖之曰是棄物也買將何為無何
任氏曰馬可鬻矣當獲三萬鄭子乃賣之有醻二萬鄭
子不與一市盡曰彼何苦而貴買此何愛而不鬻鄭子
乘之以歸買者隨至其門累增其估至二萬五千也不
與曰非三萬不鬻其妻昆弟聚而詬之鄭子不獲已遂
賣登三萬既而密伺買者徵其由乃昭應縣之御馬疵
股者死三歲矣廏吏不時除籍官徵其估計錢六萬設

其以半買之所獲尚多矣若有馬以備數則三年芻粟之估皆吏得之且所償蓋寡是以買耳任氏又以衣服故弊乞衣於崟崟將買全綵與之任氏不欲曰願得成製者崟召市人張大為買之使見任氏問所欲張大見之驚謂崟曰此必天人貴戚為郎所竊且非人間所宜有者願速歸之無及於禍其容色之動人也如此竟買衣之成者而不自紉縫也不曉其意後歲餘鄭子武調授槐里府果毅尉在金城縣時鄭子方有妻室雖晝遊

於外而夜寢于內多恨不得轉其夕將之官邀與任氏
俱去任氏不欲往曰旬月同行不足以為歡請計給糧
餼端居以遲歸鄭子懇請任氏愈不可鄭子乃求崟資
助崟與更勸勉且詰其故任氏良久曰有巫者言某是
歲不利西行故不欲耳鄭子甚惑也不思其他與崟大
笑曰明智若此而為妖惑何哉固請之任氏曰儻巫者
言可徵徒為公死何益二子曰豈有斯理乎懇請如初
任氏不得已遂行崟以馬借之出祖于臨皋揮袂别去

信宿至馬嵬任氏乘馬居其前鄭子乘驢居其後女奴别乘又在其後是時西門圉人教獵狗于洛川已旬日矣適值於道蒼犬騰出于草間鄭子見任氏欻然墜于地復本形而南馳蒼犬逐之鄭子隨走叫呼不能止里餘為犬所獲鄭子銜涕出囊中錢贖以瘞之削木為記迴覩其馬齧草于路隅衣服悉委于鞍上履襪猶懸于鐙間若蟬蛻然唯首飾墜地餘無所見女奴亦逝矣旬餘鄭子還城崟見之喜迎問曰任子無恙乎鄭子泫然

對曰歿矣崟聞之亦慟相持於室盡哀徐問疾故答曰爲犬所害崟曰犬雖猛安能害人答曰非人崟駭曰非人何者鄭子方述本末崟驚訝嘆息不能已明日命駕與鄭子俱適馬嵬發瘞視之長慟而歸追思前事唯衣不自製與人頗異焉其後鄭子爲總監使家甚富有櫪馬十餘匹年六十五卒大歷中沈既濟居鍾陵嘗與崟遊屢言其事故最詳悉後崟爲殿中侍御史兼隴州刺史遂歿而不返嗟乎異物之情也有人焉遇暴不失節

狗人以至死雖今婦人有不如者矣惜鄭生非精人徒悦
其色而不徵其性情向使淵識之士必能揉變化之理
察神人之際著文章之美傳要妙之情不止於賞翫風
態而已惜哉建中二年既濟自左拾遺與金吳將軍裴
冀京兆少尹孫成戸部郎中崔需右拾遺陸淳皆適居
東南自秦徂吳水陸同道時前拾遺朱放因旅遊而隨
焉浮潁涉淮方舟㳂流晝讌夜話各徵其異説衆君子
聞任氏之事共深嘆駭因請既濟傳之以志異云沈既

濟撰

李萇

唐天寶中李萇為絳州司士攝司戶事舊傳此闕素凶廳事若有小孔子出者司戶必死天下共傳司戶孔子萇自攝職便處此廳十餘日兒年十餘歲如廁有白裙婦人持其頭將上墻人救獲免怱不復見萇大怒罵空中以瓦擲中萇手表弟崔氏為本州叅軍是日至萇所言此野狐耳曲沃饒鷹犬當大致之俄又擲糞於崔杯

中後數日犬至萇大獵獲狡狐數頭懸於簷上夜中聞簷上呼李司士云此是狐婆作祟何以枉殺我孃兒欲就司士一飲明日可具觴相待萇云已正有酒明早來及明酒具而狐至不見形影具聞其言萇因與交杯至狐其酒翁然而盡狐累飲三斗許萇唯飲二升忽言云今日醉矣恐失禮儀司士可罷狐婆不足憂矣明當送法禳之翌日萇將入衙忽聞簷上云領取法尋有一團紙落萇便開視中得一帖令施燈心席席後乃書符符

法甚備萇依行之其怪遂絶出廣異記

太平廣記卷四百五十二